二十世纪
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编 季羡林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主　　编：季羡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读书苦乐

杨绛 著

目　　录

读书苦乐 …… **杨　绛**(5877)
作者小传 …… (5877)
收脚印 …… (5878)
阴 …… (5881)
风 …… (5883)
窗帘 …… (5886)
听话的艺术 …… (5888)
流浪儿 …… (5893)
喝茶 …… (5895)
干校六记(一) …… (5898)
记傅雷 …… (5907)
孟婆茶 …… (5915)
隐身衣 …… (5919)
艺术与克服困难 …… (5925)
老王 …… (5935)
林奶奶 …… (5939)
读《柯灵选集》 …… (5947)
第一次观礼 …… (5950)

“遇仙”记 …… (5954)
客气的日本人 …… (5960)
大王庙 …… (5968)
控诉大会 …… (5972)
花花儿 …… (5977)
读书苦乐 …… (5984)
小吹牛 …… (5987)
可贵的山茶花 …… 邓　拓(5991)
作者小传 …… (5991)
不要空喊读书 …… (5993)
从借书读起 …… (5996)
不要秘诀的秘诀 …… (5998)
多学少评 …… (6002)
不求甚解 …… (6006)
学问不可穿凿 …… (6009)
生命的三分之一 …… (6013)
“半部论语” …… (6016)
欢迎“杂家” …… (6020)
三分诗七分读 …… (6022)
少少许胜多多许 …… (6025)
贾岛的创作态度 …… (6028)
文天祥论学 …… (6031)
创作要不要灵感 …… (6035)
选诗和选文 …… (6038)
艺术的魅力 …… (6042)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书画同源的一例 …… (6046)
古代的漫画 …… (6050)
吴作人的艺术生涯 …… (6054)
生活和幽默 …… (6065)
握手与作揖 …… (6068)
交友待客之道 …… (6072)
可贵的山茶花 …… (6075)
国殇·诗魂·诗的永生 …… (6082)
令人怀恋的漓江 …… (6087)
最现代的思想 …… (6092)
三种诸葛亮 …… (6094)
王道和霸道 …… (6098)
主观和虚心 …… (6102)
涵养 …… (6106)
秋海棠 …… 何其芳(6109)
作者自传 …… (6109)
墓 …… (6111)
雨前 …… (6118)
秋海棠 …… (6120)
梦后 …… (6123)
炉边夜话 …… (6127)
画梦录 …… (6131)
哀歌 …… (6138)
魔术草 …… (6143)
迟暮的花 …… (6147)

扇上的烟云 …… (6152)
呜咽的扬子江 …… (6156)
街 …… (6166)
私塾师 …… (6175)
老人 …… (6182)
《刻意集》序 …… (6189)
树阴下的默想 …… (6195)
我和散文 …… (6201)
川陕路上杂记 …… (6211)
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 …… (6217)

作者小传

【杨绛】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童年和少年时代先后在北京、上海、苏州等地读书。1932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政治系，获文学士学位；旋即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为外语系研究生。1935年与钱钟书结婚，是年夏季二人同赴英国、法国留学。1938年秋回国，曾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外语系教授、清华大学外语系教授。1949年后，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组研究员。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她是著名的翻译家，译作有《一九三九年以来的英国散文作品》，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小说《小癞子》和《堂吉诃德》等，一九八六年曾因翻译《堂吉诃德》而获得西班牙国王卡洛斯授予的“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她又是著名的剧作家、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和散文家，作品有喜剧《称心如意》、《弄真成假》，悲剧《风絮》，短篇小说集《倒影集》，长篇小说《洗澡》，论文集《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和《杂忆与杂写》等。

收 脚 印

听说人死了，魂灵儿得把生前的脚印，都给收回去。为了这句话，不知流过多少冷汗。半夜梦醒，想到有鬼在窗外徘徊，汗毛都站起来。其实有什么可怕呢？怕一个孤独的幽魂？

假如收脚印，像拣鞋底那样，一只只拣起了，放在口袋里，掮着回去，那末，匆忙的赶完工作，鬼魂就会离开人间。不过，怕不是那样容易。

每当夕阳西下，黄昏星闪闪发亮的时候；西山一抹浅绛，渐渐晕成桔红，晕成淡黄，晕成浅湖色……风是凉了，地上的影儿也淡了。幽僻处，树下，墙阴，影儿绰绰的，这就是鬼魂收脚印的时候了。

守着一颗颗星，先后睁开倦眼。看一弯淡月，浸透黄昏，流散着水银的光。听着草里虫声，凄凉的叫破了夜的岑寂。人静了，远近的窗里，闪着一星星灯火——于是，乘着晚风，悠悠荡荡在横的、直的、曲折的道路上，徘徊着，徘徊着，从错杂的脚印中，辨认着自己的遗迹。

这小径，曾和谁谈笑着并肩来往过？草还是一样的软。树荫还是幽深的遮盖着，也许树根小砖下，还压着往

日襟边的残花。轻笑低语，难道还在草里回绕着么？弯下腰，凑上耳朵——只听得草虫声声的叫，露珠在月光下冷冷的闪烁，风是这样的冷。飘摇不定的转上小桥，淡月一梳，在水里瑟瑟的抖。水草懒懒的歇在岸旁，水底的星影像失眠的眼睛，无精打采的闭上又张开。树影阴森的倒映水面，只有一两只水虫的跳跃，点破水面，静静的晃荡出一两个圆纹。

层层叠叠的脚印，刻画着多少不同的心情。可是捉不住的已往，比星、比月亮都远，只能在水底见到些儿模糊的倒影，好像是很近很近的，可是又这样远啊！

远处飞来几声笑语。一抬头，那边窗里灯光下，晃荡着人影，啊！就这暗淡的几缕光线，隔绝着两个世界么？避着灯光，随着晚风，飘荡着移过重重脚印，风吹草动，沙沙的响，疑是自己的脚声，站定了细细一听，才凄惶的惊悟到自己不会再有脚声了。惆怅地回身四看，周围是夜的黑影，浓淡的黑影。风是冷的，星是冷的，月亮也是冷的，虫声更震抖着凄凉的调子。现在是暗夜里伶仃的孤魂，在衰草冷露间搜集往日的脚印。凄惶啊！惆怅啊！光亮的地方，是闪烁着人生的幻梦么？

灯灭了，人更静了。悄悄地滑过窗下，偷眼看看床，换了位置么？桌上的陈设，变了么？照相架里有自己的影儿么？没有……到处都没有自己的份儿了。就是朋友心里的印象，也淡到快要不可辨认了罢？端详着月光下安静的睡脸，守着，守着……希望她梦里记起自己，叫唤一声。

星儿稀了，月儿斜了。晨曦里，孤寂的幽灵带着他所

收集的脚印，幽幽地消失了去。

第二天黄昏后，第三天黄昏后，一夜夜，一夜夜：朦胧的月夜，繁星的夜，雨丝风片的夜，乌云乱叠、狂风怒吼的夜……那没声的脚步，一次次涂抹着生前的脚印。直到那足迹渐渐模糊，渐渐黯淡、消失。于是在晨光未上的一个清早，风带着露水的潮润，在渴睡着的草丛落叶间，低低催唤。这时候，我们这幽魂，已经抹下了末几个脚印，停在路口，撇下他末一次的回顾。远近纵横的大路小路上，还有留剩的脚印么？还有依恋不舍的什么吗？这种依恋的心境，已经没有归着。以前为了留恋着的脚印，夜夜在星月下彷徨，现在只剩下无可流连的空虚，无所归着的忆念。记起的只是一点儿忆念。忆念着的什么，已经轻烟一般的消散了。悄悄长叹一声，好，脚印收完了，上阎王处注册罢。

1933 年

附记： 这是我在朱自清先生班上的第一篇课卷，承朱先生称许，送给《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我第一篇发表的写作。留志感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

阴

一棵浓密的树，站在太阳里，像一个深沉的人：面上耀着光，像一脸的高兴，风一吹，叶子一浮动，真像个轻快的笑脸；可是叶子下面，一层暗一层，绿沉沉地郁成了宁静，像在沉思，带些忧郁，带些恬适。松柏的阴最深最密，不过没有梧桐树胡桃树的阴广大。疏疏的杨柳，筛下个疏疏的影子，阴很浅。几茎小草，映着太阳，草上的光和漏下地的光闪耀着，地下是错杂的影子，光和影之间那一点绿意，是似有若无的阴。

一根木头，一块石头，在太阳里也撇下个影子。影子和石头木头之间，也有一片阴，可是太小，只见影子，觉不到有阴。墙阴大些，屋阴深些，不像树阴清幽灵活，却也有它的沉静，像一口废井、一潭死水般的静。

山的阴又不同。阳光照向树木石头和起伏的地面，现出浓浓淡淡多少层次的光和影，挟带着阴，随着阳光转动变换形态。山的阴是散漫而繁复的。

烟也有影子，可是太稀薄，没有阴。大晴天，几团浮云会投下几块黑影，但不及有阴，云又过去了。整片的浓云，蒙住了太阳，够点染一天半天的阴，够笼罩整片的

地，整片的海，造成漫漫无际的晦霾。不过浓阴不会持久；持久的是漠漠轻阴。好像谁往空撒了一匹轻纱，荡飏在风里，撩拨不开，又捉摸不住，恰似初识愁滋味的少年心情。愁在哪里？并不能找出个影儿。

夜，掩没了太阳而造成个大黑影。不见阳光，也就没有阴。黑影渗透了光，化成朦朦胧胧的黎明和黄昏。这是大地的阴，诱发遐想幻想的阴。大白天，每件东西遮着阳光就有个影子，挨着影子都悄悄地怀着一团阴。在日夜交接的微光里，一切阴都笼罩在大地的阴里，蒙上一重神秘。渐渐黑夜来临，树阴、草阴、墙阴、屋阴、山的阴、云的阴，都无从分辨了，夜吞没地所有的阴。

1936 年

风

为什么大地这般复杂地把风约束在中间？硬的东西把它挡住，软的东西把它牵绕住。不管它怎样猛烈的吹；吹过遮天的山峰，洒脱缭绕的树林，扫过辽阔的海洋，终逃不到天地以外去。或者为此，风一辈子不能平静，和人的感情一样。

也许最平静的风，还是拂拂微风。果然纹风不动，不是平静，却是酝酿风暴了。蒸闷的暑天，风重重地把天压低了一半，树梢头的小叶子都沉沉垂头，风一丝不动，可是何曾平静呢？风的力量，已经可以预先觉到，好像蹲伏的猛兽，不在睡觉，正要纵身远跳。只有拂拂微风最平静，没有东西去阻挠它：树叶儿由它撩拨，杨柳顺着它弯腰，花儿草儿都随它俯仰，门里窗里任它出进，轻云附着它浮动，水面被它偎着，也柔和地让它搓揉。随着早晚的温凉、四季的寒暖，一阵微风，像那悠远轻淡的情感，使天地浮现出忧喜不同的颜色。有时候一阵风是这般轻快，这般高兴，顽皮似的一路拍打拨弄。有时候淡淡的带些清愁，有时候润润的带些温柔；有时候亢爽，有时候凄凉。

谁说天地无情？它只微微的笑，轻轻的叹息，只许抑制着的风拂拂吹动。因为一放松，天地便主持不住。

假如一股流水，嫌两岸缚束太紧，它只要流、流、流，直流到海，便没了边界，便自由了。风呢，除非把它紧紧收束起来，却没法儿解脱它。放松些，让它吹重些吧；树枝儿便拦住不放，脚下一块石子一棵小草都横着身子伸着臂膀来阻挡。窗嫌小，门嫌狭，都挤不过去。墙把它遮住，房子把它罩住。但是风顾得这些么？沙石不妨带着走，树叶儿可以卷个光，墙可以推倒，房子可以掀翻。再吹重些，树木可以拔掉，山石可以吹塌，可以卷起大浪，把大块土地吞没，可以把房屋城堡一股脑儿扫个干净。听它狂嗥狞笑怒吼哀号一般，愈是阻挡它，愈是发狂一般推撞过去。谁还能管它么？地下的泥沙吹在半天，天上的云压近了地，太阳没了光辉，地上没了颜色，直要把天地捣毁，恢复那不分天地的混沌。

不过风究竟不能掀翻一角青天，撞将出去。不管怎样猛烈，毕竟闷在小小一个天地中间。吹吧，只能像海底起伏鼓动着的那股力量，掀起一浪，又被压伏下去。风就是这般压在天底下，吹着吹着，只把地面吹起成一片凌乱，自己照旧是不得自由。末了，像盛怒到极点，不能再怒，化成恹恹的烦闷懊恼；像悲哀到极点，转成绵绵幽恨；狂欢到极点，变为凄凉；失望到极点，成了淡漠。风尽情闹到极点，也乏了。不论是严冷的风，蒸热的风，不论是哀号的风，怒叫的风，到末来，渐渐儿微弱下去，剩几声悠长的叹气，便没了声音，好像风都吹完了。

但是风哪里就吹完了呢。只要听平静的时候，夜晚黄昏，往往有几声低吁，像安命的老人，无可奈何的叹息。风究竟还不肯驯伏。或者就为此吧，天地把风这般紧紧的约束着。

40 年代

窗　　帘

人不怕挤。尽管摩肩接踵，大家也挤不到一处。像壳里的仁，各自各。像太阳光里飞舞的轻尘，各自各。凭你多热闹的地方，窗对着窗。各自人家，彼此不相干。只要挂上一个窗帘，只要拉过那薄薄一层，便把别人家隔离在千万里以外了。

隔离，不是断绝。窗帘并不堵没窗户，只在彼此间增加些距离——欺哄人招引人的距离。窗帘并不盖没窗户，只隐约遮掩——多么引诱逃逗的遮掩！所以，赤裸裸的窗口不引人注意，而一角掀动的窗帘，惹人窥探猜测，生出无限兴趣。

赤裸裸，可以表示天真朴素。不过，如把天真朴素做了窗帘的质料，做了窗帘的颜色，一个洁白素净的帘子，堆叠着透明的软纱，在风里飘曳，这种朴素，只怕比五颜六色更富有魅力，认真要赤裸裸不加遮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倍根（Bacon）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露的身体，或赤露的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